

2015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

·
小说卷

·
上

冰峰 主编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深圳大学 欧阳德彬《山鬼》
暨南大学 韦施伊《没人像你》
北京师范大学 封文慧《日夜浮屠》
广西民族大学 陆世初《老电视》
西北师范大学 刘一弓《孤独的夜行人》
福建师范大学 姚建花《洁癖》
山西阳泉师专 荆卓然《生死突围》
延安大学 罗七《孤岛》
暨南大学 刘东兴《异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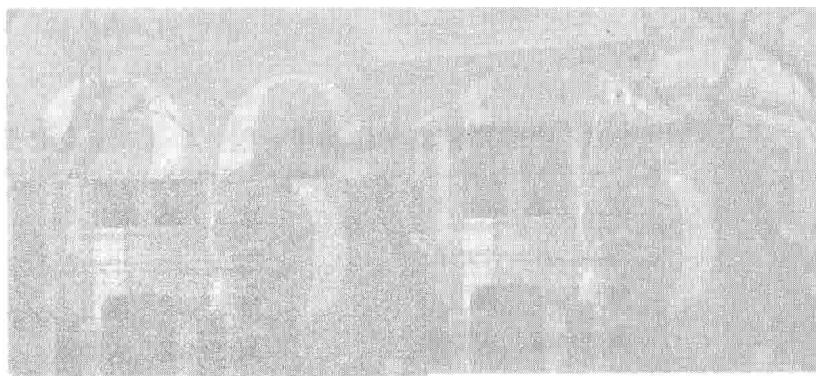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2015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
小说卷
上

冰峰 主编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5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全2册/冰峰主编;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43-4888-0

I. ① 2… II. ① 冰… ② 中… III. ① 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 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7567 号

2015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小说卷:全2册

主 编 冰 峰

选 编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策划编辑 庞俭克

责任编辑 宋凌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31.5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4888-0

定 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心灵的雾霾需要文学清洗(代序)

冰 峰

几年前,我并不认识雾霾,因为他很谦虚,也很低调,极少招摇过市。生活在我身边的人,很少和这个词打过交道。而现在不同了,雾霾这个词已经成了气候,只要一出现,偌大的城市就变了脸,暮气沉沉,脸色灰暗,像病入膏肓之人。

为了逃避雾霾,我去了三亚的海棠湾,在海棠福湾一号,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抚爱。海风的手是清凉的,让我心中的燥热化作了椰树下的一缕清凉。此时我才明白,蓝天、白云、绿树、清风是何等美好、重要和珍贵。

那几天我是幸福的,尽情享受了阳光、沙滩、海浪,以及椰树给我带来的安逸生活,一切都是那么清亮、安静、透明、美好。

可是,这样的美好只是暂时的,繁忙的工作很快又把我拉回到了北京,在雾霾的包围下,我整天昏昏沉沉,目光短浅,脑子里一团糨糊。我看不到蓝天、白云和温暖的阳光……时光像蜗牛一样爬行,安静的时候,我总是怀念三亚的生活。

在繁忙的工作中,阅读《2015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清样是我新的美好的情感寄托,因为,此时我的心情是干净的,文学正在我的情感深处蓬勃生长。这几天,我忘记了一切,与文学静静地、温暖地交流着,抚慰着……雾霾爬到我的窗口,用力敲打着窗户,但我的脑际只有“文学”这个温馨、纯洁、干净的词汇浮现。

于是我想,文学,这个几乎被许多人置于墙角的词汇,是多么顽强和艰难地与人类打着交道啊!她试图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溶解人类内心的苦闷、疼痛、悲哀和复杂。这个词汇曾让我流过眼泪,享受过温暖和荣光,而现在这个词汇却被冷落了,人们的精神家园被雾霾所遮蔽、笼罩。

我怀念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给我们带来的兴奋、狂热和干净。此时我觉得,我怀念“海棠福湾一号”和怀念文学的感觉是一样的。一块儿是精神和情感的境地,一块

儿是生活和生存的净土。只有靠近她们,我的灵魂和肉体才能够得到疗养、抚慰。

放眼当下,各种各样的污染汹涌而来,我们的精神被围困!娱乐节目,网络生活,虚拟空间……冷冰冰的科技、机械像洪水猛兽般淹没了人类的生活,浪漫、情趣、自然、人性……这些美好的词汇在逐渐僵化,成为僵尸。我不知道,我们的生存环境已经被雾霾笼罩,如果我们的情感空间和精神空间也被雾霾笼罩,我们的出路将在何方?

这时候,我想到的依然是“文学”这个美好的词汇,我觉得她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园和治愈精神疾病的良药。有她在,我们的精神就不会寂寞,不会被饿死、冻死。只要这个词汇还活着,我们人类就有希望,我们的灵魂家园就不会被雾霾完全吞噬。大学生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他们灵魂深处的文学情结等待我们去发现、挖掘、引导,这是我们的责任。

“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已经举办六届,《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已经出版二十四卷,这是一个从大学生抓起的人类灵魂事业,虽然我们清理人类内心的垃圾像治理雾霾一样艰难,但我们不能放弃,也绝不放弃。

放纵娱乐,恶性游戏,金钱崇拜,造假成灾,骗子泛滥……一切都是那样的大摇大摆、肆无忌惮。在我们的精神领域,雾霾在弥漫,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坍塌……我们不能向恶俗低头,也不需要与偏见和无知谈判,我们需要拿起手中的笔,写出锋利的文章,让锋利的文字削去世俗的、已经原形毕露的脓疮、肿瘤,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改变眼前的一切。

文学与人生是紧密联系的,似血缘关系,她可以在我们受伤的时候疗伤,疼痛的时候镇痛,忧郁的时候打开情感的天窗。文学是心灵最有营养的食品之一,文学对人的改造和心理疾病治疗是潜移默化、不露痕迹的……社会需要正能量,需要温暖,需要文学来唤醒我们人性的善良与正义。

春天终于来了,干净的风吹动了一切。我们看到:反腐的利刃正在切割社会的脓疮、肿瘤……

最后,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一段话让我们共勉:“未来中国,是一群正知,正念,正能量人的天下。真正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而是道德与信仰的危机。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越大。与智者为伍,与良善者同行,心怀苍生,大爱无疆。”

同学们,热爱文学吧!这里是净土、沃野。在这里,我们可以尽情享受蓝天、白云、沙滩、海浪……

目 录

心灵的雾霾需要文学清洗（代序）	冰 峰/ 001
山鬼	深圳大学/欧阳德彬 1
没人像你	暨南大学/韦施伊 27
日夜浮屠	北京师范大学/封文慧 37
老电视	广西民族大学/陆世初 54
孤独的夜行人	西北师范大学/刘一弓 64
洁癖	福建师范大学/姚建花 75
生死突围	山西阳泉师专/荆卓然 81
孤岛	延安大学/罗 七 92
异星人	暨南大学/刘东兴 131
九重葛	广州大学/陈美霞 145
变成斑马的男孩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叶万安 157
人们终将离开我的世界（节选）	河南大学/丁奇高 166
飘逝的诗	上海师范大学/寒 木 177
蝴蝶之眼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李 楠 188
瘾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罗建森 206
在路上	三亚学院/刘浩然 226
潭之门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韬梦黛 233
自首	广西民族大学/汤锦花 259
王子不是他（节选）	浙江传媒学院/简 白 280
逃出大山	浙江传媒学院/蔡奕扬 297
香火	重庆师范大学/榆 溪 303



失独	中国矿业大学/王磊斌	313
守候	太原理工大学/刘 函	318
无疾而终	福州大学/吴 昊	324
拯救失落的童话王国	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刘 鑫	340
旅鸟	北京师范大学/何 向	347
朋友	西北大学/刘佳辰	355
黄金时代 (节选)	湖州师范学院/陈 洁	364
白云卷和她的九九	华南师范大学/陈晓泓	373
哑口琴	华中师范大学/王轲玮	388
女王之舞	广东韶关学院/黎 子	406
直立行走	北京大学/丁 鹏	420
樟树林	北京师范大学/何庆平	428
荫翳年纪事 (节选)	清华大学/林培源	436
追火车的男孩 (节选)	岭南师范学院/邓志芬	446
丹朱之死	厦门大学/吴梦超	457
成人礼	安庆师范大学/聂小悦	461
新城	同济大学/白 何	466
寄居者 (节选)	西北大学/王闷闷	476

附录一：第六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

作品征集、评奖、出版活动·获奖名单 /488

附录二：第六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

小说评委签名 /492

山 鬼

深圳大学/欧阳德彬

1

一年暑假，沈枫出门远行。他坐的是火车，K开头的班次。K大概是快的意思，那车却晃晃悠悠，俨然旱地蜗牛。他这才想起还有T开头的，大概是特快的意思，也快不到哪去，都不过是一些词不达意的文字游戏。慢车也好，反正有的是时间，可以在火车上考虑哪一站下。那时候，他急于逃离单调的校园生活，想去领略新的风景，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只是随便跳上一列火车，想上就上，想下就下，全凭一时兴致。在宿舍待久了，感觉要疯掉。大学毕业后，在社会上游荡几年，又重新考了研究生躲进校园也是逃避，过一种预定好的生活总是心有不甘。他一想到自己躲在教室和书斋，头发日渐稀疏肚皮慢慢隆起就不寒而栗。那火车的硬座上铺着一块污迹斑斑的白布，索性扯掉，露出了墨绿色的人造革。坐在硬邦邦的座位上，他才摊开皱巴巴的地图，看这趟火车途经的县城和大山。暑假并非年关，客运量不多，有些空座，有人干脆躺在长座位上睡觉，售货员无精打采地推着铁货车兜售那些劣质的小玩意儿。只有车厢里人挤人的时候才能点燃他们销售的激情，人越多，叫卖越欢，把那些买了无座票蹲在地上的人们撵鸡一样赶起来。许多年来，他曾无数次挤在这样的车厢里，怀揣一张半价的学生票，出门远行四处游荡。

沈枫这次幸运，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想看看窗外的风景，可那厚实的玻璃窗蒙着一层老灰，怎么也擦不掉，便把那窗户死命推上去。一名矮胖的女列车员经过，说这是空调车，不准开窗，冷气会跑掉。他接着看地图，莲花尖、架子山、



野猪湖、狍子坡、鬼山……地名一个比一个美好，可旅费有限，只能选择一处。左右为难之际，看见鬼山后面括号里有一行蝇头小字“自然保护区”，便打定主意去那里了。这些年，人人都想赚钱，砍伐山林，污染河流，大概只有在保护区内，还有些原始蛮荒的味道。他喜欢那些有灵气的地名，它们好像不属于人间似的，总有出人意料的东西。旁边的姑娘也许睡着了，一歪头靠在他肩膀上，他就让她靠着，不打扰。但还是忍不住看她。她剪着整齐的刘海儿，小巧精致的五官，虽然坐着，还是可以看出个头不高，腰身娇好，像是南方女孩。若在前几年，他二十出头的年纪，准会把这当成一场艳遇，跟她搭讪，说些自己都感觉多余的废话，说什么人生就像这火车的旅程，遇见就是缘分啦，千方百计把自己塑造成宿命论的痴情种。然后瞅准时机要电话号码，看看有没有上床的可能。他从来不说彼此其实都是过客，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都说三十岁是个坎，沈枫突然发现自己正经了起来，大概是该经历的都经历了，也领教过女人，那种少年时代狂热的向往也已消退。这次出行，选择荒无人迹的深山，除了逃避枯燥乏味的学术论文，也是在逃避女人。窝在宿舍里，无论是看书写字，还是抄论文打游戏，那些经历过的女人总会幽灵一样围绕着他，让他寝食难安。少年时代欠下太多风流债，过了三十大概就是偿还的时候。索债的不是曾经的恋人，而是自己的记忆。山里没女人，难道不能照样活着？

沈枫轻柔地拍拍她的肩膀，说自己快到站了。那个叫丰水镇的小站离他要去的鬼山最近。她睡眼惺忪地抬起手背揉揉眉心，不情愿地坐直，又斜眼看他。她眼神里有种让他心碎的单纯，差点把他惹哭。他想起有位老诗人说过诗人看见什么都想哭，难道自己有诗人的潜质？可他始终没哭出来，还强努出一抹笑，说自己要去鬼山，快到站了。他常在镜子中自恋狂般不厌其烦地观察自己，知道的那种笑看起来很猥琐，还有点玩世不恭，不笑的时候倒很像一本正经的学者。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一本正经的表情，总忍不住笑，讪笑？苦笑？笑别人？笑自己？谁知道呢。

“你要去鬼山？山上真有鬼？”她声音细软，微微翘着饱满湿润的唇。

“是啊，有鬼，有黑山老妖，不然怎么叫鬼山呢。”他站起身，把行李架上的帆布双肩包拿下来放在脚边，等着火车停稳就背上。

“那你还要去？”她眼神里有几分惋惜，扫了扫修长的眼睫毛。

“我会捉鬼呢。”他笑了。

“你是植物学家？去科学考察？”她大概是看到了他鼻梁上的黑框眼镜和文质彬彬的外表，那是他平时表现出来的学者样。平时在校园里装正经装习惯了，那副面具就挂在脸上，与皮肉交融在一起，摘不掉了。很多同学说他适合当老师，

正所谓为人师表。

“不是，我只是游山玩水。暑假总该出去走走。”

“你是老师？”

“我是学生。”

“哪有你这么老的学生？鬼才信。哦哦，怪不得你去鬼山。”

对面坐着的老汉朝沈枫挥了挥粗糙开裂的大手，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大概是看不下去他跟这姑娘漫无边际的交谈了。

“年轻人，鬼山真的有鬼，山鬼，厉害着哪。”老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紧盯着他，让他一时觉得他是女孩的父亲。他仔细观察，老汉长着鹰钩鼻，雷公嘴，铜铃一样的圆眼睛，看起来像一只猫头鹰，跟那娇小精致的姑娘毫无共同之处，他才肯定他也不过是路人。火车上，有的是路人，跟《滕王阁序》里说的那样，“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跟邻座聊聊天吹吹牛，下车就谁也不认识谁，这是规矩。

那老汉站起身来，伸出满是筋疙瘩的双臂搬下行李架上的一只泛黄的蛇皮袋，解开上面的麻绳，掏出一个碗口大的杂粮馒头自顾自地啃起来。

“年轻人，真的有山鬼，不骗你。”老汉的圆眼睛死命盯着他，让他头皮发麻，觉得老汉在居高临下地审判自己，带着让他平时厌烦的道德评判的味道。

“山鬼？《淮南子》注解里有关于它的记述‘山精也。人形，长大，面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见人则笑。’不过是传说罢了。”沈枫大概是在反抗老汉目光的压制，有意卖弄点学院里的学问。但他在这个一看就曾走南闯北的老汉面前还是心虚，书本上得来的毕竟肤浅，终日待在学院视野毕竟狭窄。

老汉轻蔑地笑了，鼻孔嘶地喷出一口气，种马似的，再也不搭话，啃完那个大馒头就死命搓着那双糙手，发出秋风吹落叶般的唰唰声。

沈枫也失去了继续跟别人交谈的兴致，心里想着山鬼的事。看那老汉言之凿凿，或许真有吧，谁知道呢。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什么稀奇古怪事没有呢。

一到丰水镇小站，沈枫就背上双肩包下了车。他不敢转身，害怕看到那姑娘依恋的眼神，连挥手作别都免了。他什么都不能给她们啊，遇见的每一个。他只是个四处游荡不负责任的家伙。走在丰水镇的街上，看着到处乱钻的摩托车和陌生的路人，心里又凄凉起来。在这个初秋的午后，他这是又到了哪里？怎么又是孤孤单单赶路？还要去一座名不见经传的鬼山？小时候他就老往外跑，穿过故乡的河，越过大片大片的高粱地，跑得无影踪。那时候头顶悬着一轮硕大的月亮，月亮好大，里面住着人，还长着一棵树，他跑它也跑，你追我赶的，真带劲。他追着月亮跑的时候，听见月光在响，流过树梢，流到大地，水流的声音。他再



也没见过那么大又会响的月亮。流浪少年好孤单，却又不想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像是在寻找什么，又不知在寻找什么。也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啊，难道一辈子做身份卑微让人瞧不起的农民？还有像爹说的那样，老老实实打个工，跟村里的好青年一样，别整天流里流气地乱跑。沈枫在城市里见过那些青年，他少年时代的玩伴，在天桥底下，在小巷子里，睡在垃圾堆旁边，支着个脏兮兮的小铁锅熬粥喝，城管、环卫、警察见了他们就赶，跟赶流浪狗似的。流浪狗还有动物保护人士设立的流浪狗收容站，他们没有。即使有，也不是提供食物和帮助，而是毒打一顿加以遣返。他们也是男人啊，也想要个女人，可没有女人愿意跟他们。他们去小巷深处找最廉价的妓女，染上花柳病，便再也没回过家，失踪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许多年后，沈枫感觉到爹娘已经对他失望了，还有爱过他又离去的女人们，他们都常善意地指责他，那么大人了，咋就不能现实点。他有什么办法，村庄荒芜，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哪有可心的落脚之地，又不甘心将就。他就读的鸟城大学也不会在他毕业的时候收留他，让他当一名梦寐以求的大学老师，一星期讲上几堂课，有大把大把的空闲时间属于自己。可是不行啊，人事处只招收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好像他们的水平真的跟母校和学历一致似的，奉行的不过是另一种出身论。他又受不了每天去坐班，受人使唤，看别人脸色。一个经常想要像山鹰一样飞翔的人，哪里能受得了那种束缚。那年回家的时候，几个人模狗样打着鲜红领带的家伙选中了村里的那块地，说是搞什么新农村建设，他家的老屋拆迁了，院子里的槐树杨树也砍了，竖起一座座冒浓烟的化工厂。乡亲们被赶进集中营一样规划过的劣质楼房里，牛啊羊啊狗啊鸡啊没地方住，只好吃掉卖掉了。村里的老人们捶胸顿足，谁他娘的愿意离开自己舒坦的泥窝窝，搬进不接地气鸽笼一样的楼房里。那帮狗日的好事不干，净干些让人背井离乡贻害子孙的事。可是谁能挡得住轰轰烈烈开进村子的铲车呢？老人们那跟婆娘亲热厮打了大半辈子的土炕，一下子就给推平了，他们还想死在这炕上呢。沈枫也没有家了，除了东游西荡，还能怎样？

丰水镇的房子一律是瓦房，并不追逐太阳的方向，而是依着地势朝向四面八方，零零散散点缀在山腰上。房顶斜坡上的瓦片在风雨侵蚀下变得乌黑，瓦片间伸着瓦楞草，随风轻轻抖动。偶尔有一两只白鹭，从水田里飞到屋脊上，静静张望。墙体一律刷了石灰，经过雨淋，破抹布一般。院子都是出奇的小，有的甚至没有院子，更没有院墙，不像北方乡村家家户户深宅大院，高耸的院墙上竖着防贼的玻璃片。门前都拉着一根铁条，上面晾晒衣服，男人的裤衩，女人的胸罩都搭在上面随风飘动。这样的生活真好，住在城市一个个狭小的单间里，跟关在笼子里的鸡似的，还是吃饲料的鸡，不是走地鸡，一个劲地在罗网中挣扎。沈枫早

就想离开那个污迹斑斑的地方，过这种实实在在的生活。多想可以在这小镇上出生，长大后就取个质朴贤惠油光水滑的村姑，男耕女织，安安稳稳过一辈子。这个小镇过于偏远，才不像他的故乡那样被拆迁和工厂污染。这里不是沿海的江浙一带，却也算是江南，水汽充沛，树木繁茂。走着走着，蓦然闪出一个飞檐跳角的凉亭，油漆斑驳，看着有些年月了。廊柱上竟然刻着禅宗偈语“自隐浮屠真极乐，已归彼岸更逍遥”。沈枫仔细玩味，却又像是墓志铭。还是我们都死了，只不过是自已没意识到。这生与死的界限，有时候也难以分清。

2

沈枫到街边商店买了瓶水，发现每一种饮料都只有一瓶，售货员说卖完一瓶再进货，他才恍然大悟已逃离据说物质极大丰富的鸟城。他问她鬼山怎么走。那鬼地方，又不是旅游景点，不远处有井冈山，革命圣地，可好看了。她斜视了他一眼。她远没有火车上坐沈枫旁边的女孩好看，长着一条约细又长秃鹫一样的脖子，鹦鹉一样的嘴巴，就像毕加索立体主义的画。沈枫现在有点后悔没要火车上那姑娘的电话号码了。沈枫说自己才不去那种地方凑热闹，到处都是人，空气里全是人骚味。再问，她便朝一条乡道侧侧脸，说就是那个方向，不再搭话了，只顾低头摆弄触屏手机，手指飞快滑动，大概是在玩一款叫切水果的游戏。虽然立了秋，空气依然闷热，衣服黏在身上，沈枫感觉自己成了一只湿漉漉的牛蛙。来南方后的这几年，他早已养成了每天洗澡的习惯，又忽然怀念起北方冬天的澡堂子来。他这人想起啥就想干啥，听到风就想起雨，便背着帆布双肩包在丰水镇东游西逛找起澡堂子来。过后又觉得自己傻，南方哪有什么澡堂子，有的不过是洗脚城按摩店。

街边一把印着啤酒广告的大伞下有个五十来岁的黑脸汉子在兜售麒麟瓜，沈枫才意识到舌头冒烟嗓子发痒。走过去招呼汉子挑个熟的，现吃。汉子笑呵呵地说他可来对地方了，俺这瓜都是自家种的，瓜地就在后面。汉子挑了一个，一刀劈开，却是个白脸，顺手把那瓜丢进了身后的旱沟里，几只咕咕叫的芦花鸡跑过去伸脖子就啄。汉子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再给他挑一个。第二个倒是熟透的好瓜。沈枫当场吃了个饱。卖瓜汉子挺实诚，只收了他一个西瓜的钱。沈枫刚想走，汉子指着沟边吃西瓜的那一群鸡问他买不买鸡。汉子说他的鸡只吃西瓜，是西瓜鸡，味道比打野食的走地鸡好，比城里喂添加剂的鸡更健康。汉子大概是看沈枫戴着蛤蟆墨镜，背着双肩包，穿着双登山鞋，觉得他是有钱的城里人。沈枫说自己只是来游玩的，买了鸡没法带。对了，大哥，这镇上有没有澡堂子。那个汉子顿时



脸涨得通红，咬牙切齿阴阳怪气地说前边第一个十字路口往左拐，走到巷尾就是，保证能洗得爽死你。沈枫想大概是没有买他的鸡他有点失落。刚走出几步远，就听见身后那汉子骂骂咧咧地说，这王八羔子，叫鸡不买鸡。

走到巷尾，果然有家门面简陋的澡堂，一张抹过桐油的简易桌子当前台，台前一个穿着紧绷绷牛仔短裤的姑娘袅袅婷婷。他问沈枫是一个人洗还是两个人洗。沈枫说自己一个人当然是一个人洗。

“不需要个搓背的？”她勾起眉眼朝他笑。她笑的时候，眉眼纤细，潮润半张的嘴唇微微翘起。沈枫明白她的意思。

“我是来正经洗澡的，天闷热得厉害。”沈枫一本正经地说。

“哈哈。”她笑得前仰后合。“读书人装起正经来真可爱。”

“你咋知道我是读书人？”

“戴个眼镜，爱装正经，不是读书人是什么？”她笑得更厉害了，露出两颗雪白的虎牙。她脸上没有抹粉，身上也没有那种场所的劣质香水味，跟鸟城批量生产的常年熬夜眼袋下垂的女人不一样。她们无望的眼神，假装的热情，真是让人怜悯又讨厌。在鸟城讨夜生活的女人特别多，听说那样挣钱容易又轻松快活，不用读书不要学识，钻研好房中术就行。封建社会的风尘女子还能填词谱曲长袖善舞，新时代也不需要了，赫胥黎的进化论值得怀疑。可面前这个女人，跟她们不一样，怎么看都不像是风尘女子，倒像是调皮可爱喜欢说笑的邻家妹妹。沈枫想她若是跟自己一起走进里面的洗澡间，会忽然露出一根毛茸茸的狐狸尾巴，坦白自己不是人，而是狐妖，接着是一段狐妖与书生的浪漫爱情。想象是危险的，想着想着沈枫真有点动心了，不那么单纯地想洗澡了。

“你可不像那几个山上来的，进门就脱裤子。”她递给沈枫一个拴着钥匙的木牌。

“山上来的？你说的可是鬼山？”沈枫来了兴致。

“是啊，山上有个野生动物保护站。保护站里的那几个男人，一个月下一次山，每次都跟饿狼似的，折腾起来没完，总也不知足。”

“听说山上有山鬼？”沈枫觉得自己真是无聊，在火车上听到别人说山鬼的事就兴致勃勃跑来了。

一听到山鬼，她肩膀一颤，大眼睛左右转动，一脸惊恐。这让沈枫觉得奇怪，他这个人就爱找刺激，胆儿也大，才不管什么山鬼不山鬼，大概是狗熊或者猴子呢。小时候就听村里的老人讲过黑瞎子掰棒子的故事，有个莽撞后生在玉米田里碰见掰棒子的黑瞎子，以为是披着大氅的小偷，上前制止，被黑瞎子一巴掌扇到地上，半天醒不过来，醒过来后还迷瞪了好几天，连爹娘都认不出来，喝了青山庙

上求得的神水才好。还有那贴在土墙上吓唬人的活鸡嘎子，用铁锨铲掉一层又一层，怎么铲还是那副骇人的鬼样，诡异得很。直到现在他还没见过黑瞎子，也没搞清楚活鸡嘎子到底是啥玩意儿，村里的老人谈起来却个个言之凿凿，有几个还声称亲眼见过。反正不会是国产鬼片那样，动不动就插播一段呜呜吼吼的闹鬼音乐，夹杂着一群男女的鬼喊鬼叫，那都是吓唬胆小鬼的。恐怖片也不像恐怖片，倒像是搞笑剧。

沈枫捏着木牌上的钥匙打开单间的门，走了进去。锁有点毛病，不能反锁，插销又没有插头，只能虚掩。单间里靠墙摆着一个椭圆形的杉木浴盆，沈枫放多半盆水，舒舒服服地躺进去，闻着树木的清香，比城市宾馆里的陶瓷浴盆舒服多了。他有点睡意朦胧，觉得这浴盆飞了起来，飘飘荡荡穿过片片白云，不远处的云上还有古装的仙女翩翩起舞。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是她，前台的女子，这澡堂子好像就她一个人。她笑嘻嘻地问，哥，你确定不要个搓背的。沈枫知道自己已经无法自持。她见他不吭声，就推门进来，大大方方脱了罩衫，露出洁白的奶子，扑进浴盆，水溢得到处都是。

“你叫什么？”走时沈枫还有些留恋，看身段、看脸庞，真是不错的女人。在那事上，妖媚又单纯，真是人间尤物。在沈枫的经验里，一个女人，妖媚就不单纯，单纯就不妖媚。

“小倩。”她披上罩衫，背对着沈枫，肩胛骨白嫩的肌肤上有一块黑乎乎的烫伤，让沈枫心头一紧，唤起了了解她的欲望。而立之年的他，更喜欢有故事的女人，潜入她们的内心，让她们经历的哀伤和苦难煎熬自己，带着一种不可自拔的受虐倾向。尼采说：“你要到女人那里去吗？别忘记带上你的鞭子。”尼采不是让你拿鞭子管教女人，而是把鞭子交到女人手里，让她们抽打你。

“《倩女幽魂》里的小倩吗？”沈枫知道自己又犯了爱和女人搭讪的毛病，接下来他还能谈谈哪个电影版本里的聂小倩最可爱，还能谈谈他喜欢的女鬼演员王祖贤，搭讪起来他总是滔滔不绝。他真的有点怀疑是不是越读书越流氓，不能再这样了。

“那你叫什么？”

“我叫宁采臣。”沈枫也不知道为何自己一开口就说了谎，还是那么容易被识破的谎。

她乐得咯咯笑，没有生气。本就是游戏，她懂得不当真。

沈枫知道自己不能再跟她闲扯，否则自己会陷进去，麻烦会接踵而来。他渴望女人，更怕麻烦。这样才好，一竿子交易，不用拿感情做伪装，很适合他这种怕麻烦的人。如果他有足够的钱，肯定成了大嫖客。沈枫觉得不宜耽搁，得赶到



山上去。

走在小镇的路上，沈枫感觉自己的身体出奇地洁净，好像刚才的那盆水，洗去了一身城市的尘埃。刚才那姑娘，也洁净得一尘不染，梦境一样美好，甚至美好得有点不真实，让他怀疑到底有没有过，甚至想下山时再重温一下。他本来还以为等他洗完，就会突然冒出两个光膀子大汉说他非礼他媳妇或者妹妹，敲诈一笔。结果没有，澡堂里就她一个人，一个孤零零的姑娘，价钱也公道。听她的口音，不是本地人。不知她为什么在这里，生活又有怎样的遭际。在这异乡开店，没有本地人护着是不行的。沈枫知道，在自己曾经生活的村子，田园荒芜，很多人远走他乡，背着锅碗瓢盆。她在沈枫心里，成了一个隐秘的存在。但他不能多想，他怕自己会爱上她。爱这东西，魅惑又危险。他尝过了爱的苦涩就千方百计想逃避新的恋情，可难逃心中那份隐秘的欲望。

这小镇到处都有摩托车穿来穿去，可是不载客。倒是有个摩托三轮车主看沈枫四处询问凑过来说可以带他去鬼山，不过要收一百块，平时他是不载客的，恰好要给山上的野生动物保护站送菜，顺路捎他一程。沈枫看了看那名脸色红黑生着一张紫乎乎方形大嘴的中年汉子，讨价还价了一番，谈拢到了地方给他五十块。沈枫坐在摩托三轮上，跟一车萝卜黄瓜混在一起。路不好，坐在上面硌得屁股疼，只好站着，双手抓住车座后面的铁架子，好在这样有风，凉爽而舒服，有飞的感觉，好像自己真的成了一只自由自在的山鹰，却不知道要飞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到底要寻找什么，只是飞。山鬼，不过是进山的一个幌子，沈枫自己都不信，到别的世界去看看，才是真的。

那是一段悠长的盘山公路，一侧是山，另一侧是山涧。沈枫进到那山里，忽然就听到一种声响，不是耳边的风，不是林中的鸟，而是从心底升起，杳然缥缈又真真切切，像是重现一段记忆。沈枫想追踪它，它却跌落进幽黑的山影树丛里，不知所踪了。沈枫能握住的唯有手中摩托三轮车斗前冰凉的铁架子。

“大叔，这山里真的有山鬼？”沈枫开口了，想跟送菜的大叔套点近乎，和这些山里人融成一片。在城市里没有家的感觉，在这荒烟蔓草之地却有，就像这里便是故乡，他仍然是追逐月亮的少年，穿过故乡的河，越过大片大片的高粱地，跑得无影踪。那时候头顶着一轮硕大的月亮，月亮好大，里面住着人，还长着一棵大树，沈枫跑它也跑，你追我赶的，真带劲。他追着月亮跑的时候，听见月光在响，流过树梢，流到大地上，水流的声音。他再也没见过那么大会响的月亮。流浪少年好孤单，却又不想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像是在寻找什么，又不知在寻找什么。孩提时代，哪里有现在的诸多烦恼。

“山鬼听说是有的，可俺没见过，俺一个月才到保护站送一次菜，当天就返回山

下。猴子倒不少。坏猴子，精得很……”那汉子很热情，话也多，有些话痨。在沈枫的经验里，这样的人好打交道。

“坏猴子？”沈枫提出疑问，想引出更多的话题。

“是啊，猕猴。在这山上一群一群地，个头不大，净干坏事。有年冬天，俺拉着一车萝卜白菜进山，走到半路竟然下起大雪。在俺们这，下雪都是稀罕事，何况是大雪。天有异象，怕是妖怪要下山了。俺怕下雪天开车打滑，就熄了火。连人带车滑到山涧里那还有个啥？保护站上的巡山员李唐就是下雪天骑摩托连人带车摔到山涧里，好在被树枝挡住了，捡回了一条命，但也被树枝戳瞎了一只眼。他一个月才下山一次，急着去镇上会他的小妖精。他比你大不了几岁，你到了山上可以找他，他也是个热心人。年轻人，火气盛，一个月不下山，不碰娘儿们儿，哪个能受得了？可汪站长说他疯疯癫癫的，得了精神病，小妖精给害的，俺看他倒是挺正常。你看，俺扯远了，言归正传言归正传。下了车，俺就近找了个山洞把棉大衣裹在身上睡了。到了后半夜，听见窸窸窣窣，俺以为是刮风或者什么灰毛兔穿山甲之类的小动物，没在意。到了天亮，到车边一看傻了眼，一车的萝卜白菜全没了。瞅见一只红屁股小猴握着根萝卜蹲在树杈上朝俺抓耳挠腮嘻嘻笑才明白咋回事。那小猴估计是猴王派来的，专门等着俺醒了嘲笑俺一番。俺日它奶奶，偷了别人的东西还要嘲笑别人不小心……”这红脸膛大叔说起来真是滔滔不绝，乡间说书人一样，比课堂上的教授能侃多了，语言也更有表现力。

“猴子还会笑？”沈枫瞪大了眼睛，以前他只在动物园见过猴子，病恹恹的，一脸忧郁地蹲在光秃秃的树杈上。

“是啊，本事大着呢。俺这有的猴子被抓进城里的动物园，见了娘儿们儿就扑上去脱衣服摸奶子，野得很。”

汉子说得沈枫一愣一愣的，更加激起他对这鬼山的兴趣，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在他就读的学院里，可没有这些妙趣横生的东西。

野生动物保护站是一个三层红砖小楼，里面住着包括站长、副站长、巡山员在内的十来个男人。沈枫帮着那汉子把蔬菜搬到保护站的厨房。那汉子介绍沈枫跟巡山员李唐认识，说他是城里的大学生，想来实习实习，不要工资，管吃管住就行。李唐三十来岁，留着精干的平头，五官俊朗，棱角分明，穿条旧军装裤子，迷彩背心，虽然眼睛摔坏了一只，也算得上帅哥了。沈枫按照来时的承诺掏出五十块钱给汉子，他说啥也不收，大概是一路上的交谈拉近了距离。李唐喊那汉子鸡婆，说他的舌头比平常人长了三寸，疯疯癫癫的，就是能侃，口无遮拦啥都说。后来沈枫跟李唐混熟了，向他提起鸡婆没收他路费的事，李唐说只要有人愿意听他瞎说，他倒找钱都行，不然咋叫鸡婆哩。沈枫暗暗惊叹，鸡婆讲述的欲望还真



是强烈，大概作家写作也是受到这样一种驱动。

3

“你确定要跟俺去巡山？”李唐又问了沈枫一遍，好像是方丈在问一个六根未净的俗人是否打定主意出家。李唐斜着眼，右眼皮张得特别大，还打了个褶子，眼珠子像是随时会掉出来。那是他大雪天骑摩托下山摔坏的。沈枫见到坏了一只眼的人就倍感亲切。他家乡有个大个子叔叔，提溜着装满黑火药的瓶子到河汉子炸鱼，点燃了引信，丢得晚了，炸瞎了一只眼。村里老人说他是被黑鱼精捏住了手脖子，摸鱼网鱼都不为过，炸鱼那可是大鱼小鱼王八虾米全给炸死啦，声音又吵，惊动了河底打坐修行的黑鱼精。大个子叔叔爱打麻将，输得多了眼眶里的那颗假眼就会滚到地上。大个子叔叔拾起假眼，吹吹上面的土，塞回眼眶里。他在村里有个响亮的绰号，叫“狗眼”。

不就巡个山嘛，至于这样再三盘问吗。沈枫心里这样抱怨，但嘴上没说。

“是啊，巡山，看看山上的野物。”沈枫说。

李唐把一双长筒皮靴丢过来让沈枫穿上，说是山上毒蛇多，眼镜蛇、磨盘蛇、五步蛇、蝮蛇之类的，咬住就麻烦了，还有旱地水蛭，平时直愣愣地立在地上，有人经过就跳到人身上吸血，用鞋底抽才肯下来。那靴子长可及膝，沈枫刚穿上一会，就感觉脚掌闷热，汗淋淋的，走起路来也费尽。可李唐脚上却什么也没穿，光着脚走路，在他抬脚的时候，沈枫发现那对脚底板上的茧子有半尺厚。

“唐哥，山上那么危险，你咋不穿防护靴？”沈枫关切地问。

“山路走多了，穿不穿无所谓。再说了，俺带了蛇药。你这娇生惯养的大学生，国家的栋梁之材，温室里的花朵，才要穿啊。”李唐乐呵呵地说。

“栋梁之材可算不上？不学无术还差不多。得跟您巡巡山，见见世面。”沈枫猜不出李唐对大学生的看法，只能用这样谦逊的言辞来回答。

“不瞒你说，我是在城里混不下去了，交不起房租才又考的学，好歹当学生有间宿舍住。”沈枫说。

“为了有间宿舍住才考的学？”李唐一脸疑惑。

“我只管自己的生活。其他东西离我太遥远了。连自己都顾不住，哪有心情搞别的。”沈枫乐呵呵地说。

他们一人背着一个双肩包，里面装着馒头、榨菜、水，右手各握着一把木柄柴刀就上路了。李唐说了，柴刀可以开路，也可以防狼。在他说这话的时候，沈枫才发现他还背着一杆三尺来长的猎枪。李唐这身装扮，活脱脱一个英姿飒爽山